大而无当

张敬波

《围城》中,唐晓芙初次亮相,钱钟书以他一贯的幽默笔调议论道,“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说明了没有内涵,再大的眼睛也无用的道理。你看林忆莲女士,双眼一线,但迷离氤氲,杀伤力似乎并不亚于“小燕子”(赵薇)。

眼睛的政治,关乎大小;身体的政治,似乎只和裸露擦边。这就是时下“大化文化”的一种表征。盛世浮华,大字当道:大牌,大片,大家,大师,大鳄,大爷,大宅门,大染坊,大敦煌……大得不得了,浮夸得不得了!

听造字的人说,“羊大为美”,看来中国人的“浮躁病”是很有传统,绵延千年更加发扬光大。以前只在洋人中流行的所谓“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下总觉得不靠谱,认为是“饱暖思淫欲”后的闲极无聊之举,专找“没事找抽型”的SB发奖发证,没想到世界变化快,现在到处都能鼓捣世界纪录了。这不,天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谁谁又“造孽”了。

南昌建了个高达160米的摩天轮,据说通过吉斯尼初审,正翘首以待“最终判决”。只是不知道当初为啥不建个1600米的,那样就不必申请了。匈牙利一哥们连续工作94.5小时,直播主持285次,也不晓得这小子是不是得了“工作狂躁症”?还有患了“吉尼斯病”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常客福尔曼最近玩起了水下呼啦圈,据说坚持了好几分种。兄弟盘算着他脑子可能顺带又要进些水了。

看了不少这样的所谓世界纪录后,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只要你有种不怕死不要脸,从北京裸奔到美利坚,估计也能入围,还能在媒体上摆一下POSE。只是这样比芙蓉姐姐之类的只在网上扭腰摆臀博出名的要来得辛苦一点。网上流行《患精神病后的13项行为守则》文章,我看每项做好了都能上吉尼斯。以前广告上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现在想来其实竟然是真理。

不过,我不相信那些炒作世界纪录的人把这本身当作理想,或者作为事业,按照在下一贯的阴暗心理推测,只是两个字:名利,而已。陈凯歌的《无极》NB得不得了,还不是被“馒头”做掉了?大片不是那么好做的。贪大求全常常吃力不讨好。什么叫大而无当,最先要给上上课的就是那些所谓名人明星。

所以,唐晓芙小姐那样有内涵的眼睛现在是越来越少见了,大而无当的大话是越来越多了。如果她老人家有在天之灵或者侥幸还活着的话,能不能“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不过估计也是白搭,就是睿智如钱钟书者,除了大跌眼镜还能干啥?

小木屋

曹旭

在日本,见得最多的建筑是小木屋。

从东京到横滨,从大阪到京都,从神户到奈良,沿途极目望去,都是一排排小木屋。走进横滨或京都的住宅区,随时都会像春风迷失在巷子里一样,迷失在一大片小木屋的尽头。

日本人家的风景,经常是,小小的院墙,围着小小的栅栏;小小的栅栏里,放着几只小小的花盆;小小的花盆里,开着几朵小小鲜花。绕墙几株袖珍的松树,修理得干干净净,像新剃头,齐刷刷地列在院子的四周。

此时,出墙的,三竿两竿的竹,一枝半枝的花;檐间翠竹相映,小木屋便红绿相间了。

走近小木屋,你会发现,家家庭院,往往不是铁铸的门,而是用木头或竹子编的,那就是柴门。

小木屋与柴门最匹配,柴门永远守住小木屋,拒绝与水泥、钢铁合作。

在风雨面前,水泥老化,铁会生锈,因为风雨把它们视为敌人,摧残它们的时候,一点都不留情,拼命地摇撼,使劲地敲打。

但是,柴门不同。柴门是风雨的朋友,柴门甚至可以像留住朋友一样地留住风雨,可以让风雨在门隙里穿来穿去地做游戏。

走进小木屋的巷子,像走进春天的童话;长长的巷子,有时山重水复,深不见底,有时没有路,又柳暗花明地绕回到原来的地方。

穿出巷子,外面是什么路,什么世界?小巷,常常令人期待。

我喜欢一个人,走在小木屋巷子的深处;喜欢,春天的时候,穿过春风、花树和小木屋,去拜访朋友;乘兴而往,兴尽而返,不去问,哪里才是朋友的小木屋。

一个人行走的时候,四周很安静。简朴、宁静的小巷,可以很随意、从容、一点也不拘束地从一家一家门前走过。此时,远一点,近一点,都没有关系,因为远山近水,柴门花树,赏心悦目;在春的小木屋前穿行,欣赏别人的风景,是最惬意的事情。

寻找朋友的小木屋,有时找到,有时找不到。虽然我认识路,也知道门牌号码,但家家户户,门巷很相似,春风很相似,柴门很相似,因此,我常常会在相似的柴门,相似的春风,相似的花树前迷失方向。

这种时候,很容易敲错门;有几次,门一开,出来一位老太太,或一位小女孩,一看不认识,赶紧说“对不起”,转身就走。后来想出个方法,不去敲门,而在门前咳嗽;朋友听到熟悉的咳嗽声,会出来开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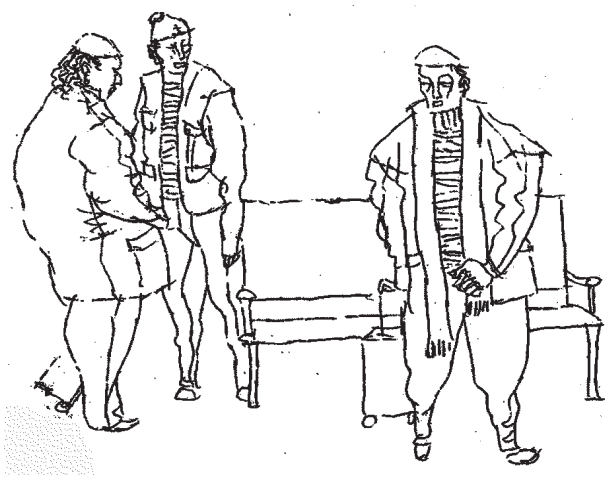
经常是,咳嗽声引来一阵狗叫,这才看清,人家门上,贴着一个“犬”字,挂着“猛”,或“猛犬”的恶狗牌,便赶快离开,生怕门里蹿出条大狼狗来。

我不知道,唐代刘长卿家的柴门上,有没有挂“犬”或“猛犬”的恶狗牌?但挂不挂都没有关系,因为木屋是相同的,红红的炉火是相同的,一声近、一声远的犬吠是相同的。假如在风雪的黄昏,在苍山暮色之中,过了积雪的板桥,只要有脚步声,狗一定会咬,门一定会开,人一定会从远方平安地归来。

狗吠使苍山和木屋变远,在京都的木屋,狗一吠,巷子就深了。

日本人以木为美,以朴素为美,以自然为美,小木屋成了传统美学、木造文化的象征;那是刘长卿和许多中国诗人共同参与酿造的东方美学的意境。

春雨潇潇的小木屋,秋风黄叶的小木屋,白雪覆盖的小木屋,有几次,我梦见你的屋顶,升起一片故乡的纸鸢!



老不出也是废人

章德明图 卢金德文

“少不出废人,老不出贵人”,这是年轻时读书录下的俗语。农耕社会,少时出远门攒几个子儿;夕阳无限好,老人,只求孩子常回家看看。

前几日,上面关心年老的,规定时间搭车不付钱。这可春潮涌动了,老人们抖豁豁地蹒跚着步子踩上车,座位还没着落,车又飞速开起来了。看着晃悠悠的身影,真为他们捏把汗。于是又开展了讨论:老人该不该在这现代高速的道上搭车逛街?老人还是待在家好,要搭车,也要家人护着,这是十分人性化的。

可是,老不出会成废人的,老待在家更是废人,有钱没钱,从哲学上解读活得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有的人老,精神观念却是新的。何以不老?电脑、新闻、报纸,常上、常听、常读。百闻不如一见,前日听小区里几位同行大柏树的老人说:“真是不出门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大柏树搞得这么现代,我们竟迷了路。”这不是,老不出是废人,不解飞速的现代新建设,说来说去就是高血脂、高血压,人老哪有两不高的?天天担心真是杞人忧天,成了废人。出门一看,值得,看看发展,日有所见,晚有所谈,那真成了新时代的贵人,意识新,见解新。这种新,对老人来说太重要了。

书法与写字

王恩科

谁都知道书法与写字都是书写汉字,但它们却有本质区别:书法一般指毛笔字,是一种艺术,当今以欣赏为主要目的。写字一般指硬笔字(铅笔、钢笔等),是一种交流思想的工具,要求正确、端正、清楚。最近国家语委对大学生的汉字应用水平做了一次测试,结果不少人连常用字的笔画也写不准确,更别谈美感了。据说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写信给某导师申报研究生,由于寄出地址字写得不规范,导师无法回信,急中生智,把来信地址剪下贴在回信的信封上,结果还是徒劳。天之骄子尚且如此,更遑谈中小学生了。

有些学生家长经常向我提同一问题:“字怎样才能写好?”我说:“如果仅想把字写得端正些,买本硬笔帖练练即可以了;如果想写出有书法味的字,那就必须从毛笔书法入手。”“这不是曲线救国吗?我哪有时间?”我坦言:“你耐不住寂寞,又怕耗时间,那就没办法了!”有家长问:“孩子连铅笔字都写不好,能写好毛笔字吗?”我说:“正因为铅笔字写不好,才更应该学毛笔字。”大家还问:“报上有广告说几周能练好字,行不行?”我只能说:“得去问问发广告的人。”

不少人认为“写字是书法的基础”,其实恰恰相反。中国很早以前的书写工具是毛笔,后来用的硬笔是从国外传来的。汉字生动美观的笔画造型和韵味,是按毛笔的特性创造的,因此,唯有毛笔才能完美地表现她。如若用硬笔写行草书,则更要有毛笔书法的基础,因为,使转往来皆有渊源规矩,约定俗成,不可随心所欲。胡乱牵带,便是乱麻团字,造成识别上的困难。硬笔有其优点,方便快捷,适合写英文,但难以表现汉字的独特美感。所以,要真正写好字,必须打好毛笔基础,只有体悟了毛笔书写的理法特点,并尽可能地把其中的玄妙融入到硬笔字中,才能使硬笔字的意蕴、格调得以升华。圈内人都知道,撰写硬笔字帖的书法家,自己修炼的却是毛笔字帖。上了年纪的人都亲眼目睹,过去曾用毛笔作书写工具的人,改用钢笔后,字迹苍劲老到、趣味浓郁。现今在权威硬笔字比赛中,所有获奖者都有扎实的毛笔字基础,大多本身就是毛笔字高手。笔者尚未见过没有学过毛笔字,却是硬笔字的佼佼者。如果有,那仅是端正、整齐,一杯白开水而已,没有可读性,不可能有丰富隽永的内涵,更谈不上书法意义上的美感。

其实,中国人绝大多数都学过毛笔字,但有多少人得其堂奥?失去了毛笔字的底蕴,就很难找到写好硬笔字的感觉。当今,不少人敲起了键盘,又撇开了硬笔,使汉字书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长此以往,会写汉字已经不错了,还能奢望“漂亮”两字吗?

一块海绵

郑自华

一天,到朋友家做客人。坐在满是书香的书房里,很是惬意。突然,我对朋友家的雨篷发生了兴趣。原来,这天下雨,雨量很大,可是,雨打在雨篷上竟然一点声音也没有。想起我家的雨篷,一到下雨,那雨滴声打在雨篷上,十分烦人,看书写字的情绪受到极大的影响。我问朋友这雨篷有什么秘密吗?朋友告诉我,小区物业为解决滴水扰民问题,在每家人家的雨篷上粘了一块海绵,当水滴掉到海绵上,声音再大也没有那么烦人了。

细节

雨水打在雨篷上,无声更有声,无声,是扰民少了;有声,物业工作细致、认真,居民有口皆碑!

疑虎者“被虎吃了”

吴文元

对于陕西镇坪县的『纸老虎』『真老虎』之争,我并不感兴趣,有一件小事却不能不令人担忧:该县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评在该县第一个站出来质疑华南虎的照片是假的,有关领导就认为他的做法『不和谐』,批评不说,还不让他接待记者,让他办了病休。

什么叫『和谐』?难道镇坪县乃至陕西省上上下下都说虎照是真老虎,就是全县和谐了,全省和谐了?这不是又回到了万马齐喑的年代了?其实,让大家亮出自己的不同观点没有什么不好,镇坪县的天塌不下来,陕西省的天塌不下来,真的就是真的,别人再有不同意见也假不了;假的就是假的,别人再意见一致也真不了,何必那样气急败坏地给不同意见者扣上一顶『不和谐』的帽子,还让人家办了病休,连记者都不能相见!

越是这样气急败坏,越会遭到大家的质疑,这种质疑当然已经超出『纸老虎』还是『真老虎』的范畴,不得不让人们怀疑制造这一事件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作为一级政府,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关注民生上,通过发展经济来提高全县人民的生活水平,用那么大的精力去炒作『纸老虎』和『真老虎』,不仅只会把老百姓的思想搞乱,也无益于地方经济的发展,难道一张虎照能解决全县的民生,让全县人民『靠虎吃虎』?

现在有一些领导干部就是这样,为官一任不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本地各种优势发展地方经济,总是在动一些歪脑筋,想达到『一夜暴发』的目的。这有可能吗?我看不可能。

灯花

淡妆上街

郑树林

走在繁华的大街上,时不时会从四面八方飘来淡淡的香水的味道,跟着,还会传来银铃般的嬉戏的笑声。而在商场里,时尚而前卫国际品牌的服饰与世界同步的化妆品柜台前,不时可以看到试着服饰打扮和在脸上试妆的漂亮女性,各个年龄层次都有。那些浓艳的服饰化妆品,也许只能在大商场里能看见,如果用着它走在繁华时尚的大街上,一定会引来关注的目光。

这类相对浓艳的妆容,白天是很少能看得到的。虽然说很少看到这样的打扮,可大商场里的化妆品品牌专卖柜上的生意还是出奇的好。爱美的女性、爱赶时髦的时尚女性花在这上面的钱是不惜代价的,她们在享受生活的自由,当然,这也是她们的权利。

白天大街上是基本上看不到这样浓妆艳抹的,那些行色匆匆的白领一族、悠闲逛街的乐活族、带着孩子的妈妈族、出来旅游的“旅友们”,还有正在恋爱的年轻女性,无不化着淡淡的妆、穿着合体大方的时装在大街上行走。偶尔看见几位高挑的女性着装大胆,化着浓艳妆容,千万别认为这是她们的本色,那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不得不这样摆着各种POSE,她们要让摄影师拍摄出漂亮精美的影像。

当然,到了华灯绽放的夜晚,在那些酒吧街、时尚派对、演出场所里,那些身着艳丽时装、化着浓浓怪妆的女性,也许正是白天在大街上行走的某一位,或许正是自己办公室的同事。白天与夜晚完全判若两人,这也许正是她们对工作对生活对时尚的多重表现。喜欢夜晚时尚的她们,在那浓浓化妆品的掩饰下,完全放松自己,释放了工作生活的压力。当然,我们还是喜欢白天那化着淡妆走在大街上的女性,那天然的美丽魅力,让人心旷神怡。

当一切的化妆美容品成为“女为悦己者容”的工具时,各种各样的美容整形整容造型师如雨后春笋般在大街上出现,仿佛一夜间可以生产出一批美丽的女人。可她们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失去了天然之美。但天然的美丽来自于内在的气质,化着从容的淡妆走在大街上,同样也会得到回头率。著名演员秦怡老师都八十多岁了,每次见到她,总是会有许多影迷“粉丝”围着她,大家除了记住她饰演的角色,大多数人喜欢问她用什么化妆品,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美丽。秦怡老师总是淡定地回答:“很少用名贵的化妆品,常年用的就是普通的雪花膏,关键是人的心态要好。”朴素的回答让许多人感慨,那是一个魅力女性的回答,一切的美丽来自良好的心态。

淡妆上街是不用广告的时尚,现代新女性已经知道任何的浓妆艳抹只是暂时的,天然的本色之美才是自己真正所需要的。任何外在的美丽都抗拒不了自然的规律,只有内心的美丽才会永久不败。淡妆上街就是对自己美丽的自信。

七夕会 时尚感觉

今宵灯谜

季国虎

双炮、双相

(电视剧)

昨日谜面:击掌

(三字口语)

谜底:打下手(注:别解为“击了一下手掌”)